



江山多娇  
◎孙镜福



芬芳  
一叶

## 一袋米

◎顾云峰

晚上躺在床上刷抖音，一段文字触动了我：“小时候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不能赚大钱，一家人过得艰难。工作后才发现，能养活我们已是他最大的能力。”这段简朴文字饱含丰富内容，让人感慨子女对父亲的理解往往历经岁月。它也让我想起去年出差途中一个真实故事。

秋日下午，动车站台上候车的人形形色色。一趟开往上海虹桥的列车即将到站。我前面是两位60多岁的大叔和大妈，他们看上去很熟。大妈穿着朴素，拎着装蔬菜的小包。大叔戴着米黄色礼帽，身着崭新深色休闲西装，衣袖上商标醒目，一看就是平常舍不得穿，出门做客才穿来装门面。大叔脸色焦黄，身躯佝偻，手掌粗糙，但人很精神，脚下是一袋沉甸甸的大米，估摸五六十斤重。

大叔问大妈：“你又去带小孩了？”大妈笑着回答：“是啊，刚回老家出了个人情，本想多歇几天，女儿就催我回上海，说外孙女想我了，其实是家务活儿离不开我。”大叔打趣道：“你这老保姆当得不轻松。”大妈无奈回应：“有什么办法呢。”接着，大妈看到大叔脚边的米袋，问：“你出门带大米干什么？”大叔笑眯眯地说：“带给我儿子的，今年的新米。他工作忙回不了家，春节后就没回来过，我今天去上海，明天就回来。”从他们交谈中得知，大叔的儿子住在上海浦东张江，从虹桥坐地铁要18个站，到站后还有800米距离。

大妈又问：“下站后扛着米走这么远不累吗？”大叔说：“不累，我习惯了。”看来他去上海看儿子不止一次。大妈提议：“下地铁后打个车就轻松了。”大叔却回答：“何苦花这冤枉钱。”大妈不解地问：“上海超市、菜市场大米多得是，米质也不错，你怎么还……”大叔指着米袋说：“我这大米好，自家产的南粳米，色泽透亮，口感柔滑有弹性，煮出的米饭香喷喷的，上海的大米哪有我家的好吃。”

火车到了，大叔拎着米袋上车，在车厢靠窗位置坐下，把米袋放在腿下，搓搓手掌，望了望站台，然后靠在椅背上眯起眼睛。1小时40分钟后，火车到达虹桥，车厢里喧闹起来，大叔已拎着米袋在车厢出口区域。下车后，大叔先是右手拎着米袋走，身体微微斜向右侧，没走几步又换成左手，看得出米袋很沉。不一会儿，大叔停下来，蹲下身体，双手掐着袋口拎起来试了试，接着用力一拽，把米袋甩到右肩上，然后挺腰汇入人流。看着大叔佝偻的身影和负重的蹒跚，我的眼睛湿润，心里发酸。

此后，这一幕时常在我脑海浮现。前些天，朋友邀请我去作客，说她女儿从上海回来过节。朋友女儿是名牌大学硕士研究生，在银行工作，刚成家，是朋友的骄傲。饭前喝茶闲聊，我说起这个米袋的故事。朋友感慨：“可怜天下父母心！一袋米，双亲情；三春晖，感人心！”朋友的女儿却开口说：“叔

叔，一袋米的故事就能让你如此感动？”我肯定地说：“农民兄弟不容易，把家里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，扛这么重的米袋走这么远的路。”她却很平静地说：“这袋米送得不值得。”我疑惑，她接着说：“一袋大米能值几个钱？不谈人力成本和时间，这一来一去的车费要多少？就是邮寄也用不了这么多。”我连忙说：“账不能这样算，这袋米体现的是一个农民父亲对子女的爱。”她毫不犹豫地反驳：“这种爱是多余的，是吃力不讨好的爱，纯粹是自找苦吃。如果这个父亲真爱他的儿子，为什么不多寄点钱给他？”我说：“送钱和送米不一样，一个农民大叔种田能有多少钱？”她提高语气说：“有什么不一样的呢？这个账还要算吗？”我顿时语塞。为避免争执，我赶紧转移话题。

回来的路上我很郁闷，情绪低落。回到家坐在书房，反复想着朋友女儿的话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晚上竟为一袋米失眠了。后来，几次乘高铁去上海，在站台看到农民模样的大叔大妈，不是拎着米就是带着红薯、芋头、花生、蔬菜等，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或许时间能改变人们的看法，重新定义每个人的生活和价值。而时间不一定是解药，但解药一定在时间里。今晚刷到的抖音文字，解开了我因一袋米产生的纠结，心情轻松很多。突然间，我竟希望朋友的女儿和现在的年轻人也能看到这段文字。

心窗  
片羽

## 迟开的桂花更芳香

◎张春华

十月第二个周日的清晨，我打开房门，一股股香甜的味道扑鼻而来。房后的丹桂开得正艳呢！

我忙不迭掏出手机，在桂花树的上面和两个侧面拍了三张照片，手指一点发到朋友圈，霎时点赞声接二连三，大大刷了一波存在感。

世间万物皆有其生长规律，但受到客观因素影响，有时也会“不按常理出牌”。被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誉为“花中第一流”的桂花一般在中秋节前后盛开，歌词“八月桂花遍地开”在坊间耳熟能详。今年夏天，连续高温来袭，顽强的桂花也是备受

考验，直到中秋过后，它的花蕾还难觅踪影。“今年桂花去哪儿啦？难道不开了吗？”朋友们翘首以盼着。

足足推迟了二十天左右，桂花姗姗来迟。也许是期盼太久，抑或是期望值有所降低，今年的桂花似乎比以往开得更大更好看。一时间，桂花的图片、消息充斥网络空间，人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窃以为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，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棵“桂花树”，都期待着它按时开花结果。生意达人，这笔交易能赚多少，早已算得明明白白；职场达人，

几年奋斗之后，眼巴巴等着升职加薪；备考之人，多想在考场超常发挥，从而如愿进入心仪的学校或单位；炒股之人，期待买一只赚一只，手中股票天天涨不停……这些都是人性使然，无可厚非。可是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有时候，往事与愿违，盼花花不放，盼人人不来，求功不成。

假如面对窘境，最聪明的对策是：不怨天尤人，不迷失自我，而是积蓄能量，寻求突破。就像今年的桂花树那样，不急不躁，静待时机，一朝花开，竞相绽放！

玉兰  
一瓣



## 晚稻熟了， 来把田间小戏唱

◎天凌

江南的最后一茬晚稻熟了，当地朋友说：“来吃柴灶上烧出的新米菜饭吧，收割机割过的稻田，犄角旮旯还有稻穗可捡，田埂尽头、野塘周边，到处是野花和芦苇，插在一起，就是很好的秋景呢。”

遂呼朋唤友而去，就在我们搜索稻穗与野花时，忽然发现前面有朗朗笑声，只见四名戴着花帕头巾或斗笠的“农妇”，各自穿着花衬衫或格子衬衫，系着围裙，正抱持别处捡来的稻穗，走在晚稻田的田埂上。她们听同伴指挥，摆出各种各样的戏剧造型，还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当地民谣来。

她们的同伴是一名背着斗笠、身穿阔腿裤的女士，正在十米开外低头摆弄自己的单反相机。她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，不停地指挥大家，“稻田里窜出一只野兔，大家快把这惊奇模样定格……”“水坝上走来了小琴爱传闲话的二姑，大家要猫腰躲着她……”“卖杂货的小皮卡到了，还有桂花酒酿可卖，大家奔走相告……”她每想出一个场景，四位扮演“收稻婆”的女人就分配角色，以略带夸张的演绎，活灵活现地表演起“导演”设想的场景来。可以看出，她们都挺要强，彼此不厌其烦地互相纠错又互相点拨，目标是形成整个场景的戏剧张力，让每个人的动作与表情，彼此产生“化学反应”。有时，她们也绷不住笑场，大概觉得这一身装束，以及暖烘烘的稻香，成功让自己变成另一个人，既幽默又脱离了日常，相当醉人吧。

等到拍摄间隙，我上前攀谈，才知道这结伴而来的“五朵金花”并非农妇，而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这里插队的最后一批知青，1976年之后，她们陆续通过招工、考大学回城，摆脱了短暂而又艰辛的稻作生涯。然而，不知为什么，在快要满70岁的时候，每到秋天，她们的梦中，依旧会闪现少时曾经奋斗过的这片土地，闪现连绵阴雨后知青小屋木头床腿上窜出的蘑菇，闪现摇摇晃晃的小书桌、煤油灯与大柴灶。于是，她们便相约回来寻梦了，竹斗笠、花围裙、搭在脖颈上的白毛巾，她们是不熟练的演员，可这又有什么关系？她们只是在演绎曾经经历的生活，通过表演一点点走近青涩年华的自己。

当年，她们猛然被抛掷到这块土地上，身心都被疲惫与失望占满，被磕磕绊绊的农活占满，从未用心体验过乡间生活的自由与舒畅，满心思量如何摆脱这累腰又费腿的农活，摆脱这远离城市便利的孤寂。而今，隔着近半个世纪的时光，她们终于从笑谈与回忆中，感受到朴实又坚韧的“今日之我”，有一部分骨头里的钙，是要拜十七八岁时，那一两场拼尽全力的“锄禾日当午”所赐的。所有走过的时光、经过的磨砺都没有白费，她们骨子里的乐观与诙谐、单纯与天真，都与这片寂静又丰饶的土地息息相关。她们的精神脐带，依旧留在这里。